



九
龙渊 | NINLANDS
THE ABYSS OF SOUL
唐缺◎著
州

九州
龙渊

NINLANDS
THE ABYSS OF SOUL
唐缺◎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龙渊 / 唐缺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104-1290-5

I. ①九… II. ①唐…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1174号

九州·龙渊

作 者: 唐 缺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陈微微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张: 18.5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290-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自序

如果把写九州比作失足，显然不同的作者失足原因各异。有些人怀着建筑世界的美好理想聚集在一起，有些人在世界建筑起来之后慕名而来追随先烈遗风，有些人被世界的创造者们邀请作友情出演后来有的客串了一把就走有的留下来喧宾夺主……上述理由都符合温暖光明正义可爱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有第四类人，这类人对九州世界的构建设兴趣，对九州诸天神的作品缺乏热爱，当然也更不会有谁招呼他过来搭把手。他只是纯粹风闻此处有稿费可骗，于是想要浑水摸鱼试把手，结果机缘巧合就一直混到了现在。你知道，我说的就是唐缺这厮。

在另外一种说法里，据说人们最开始写九州的时候什么也不管，只管写得开心，写到后来突然糊涂了：“我们到底在写些什么？我们想要写些什么？”

对九州而言，这是一笔糊涂账。九州世界走到现在，年头越来越多，作品越来越多，概念上却越来越让人犯难：九州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同样写九州的有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作者，口径各不相同，有人要做一个世界，有人要做一本历史，有人说我先做一个村，有人说我专心构建一个王朝……而有人说：“我就是个死说书的，只想讲故事。”你知道，我说的还是唐缺这厮。

写九州也有年头了，开始不过是想在杂志上骗点稿费，写到现在回头数数，自己先吓一大跳，居然已经有了一百多万字，这个字数拿给领导念发言稿都要念上好几天了，卖废纸也得有好几斤。但如果你要问我“九州到底是什么？”我还是给不出一个标准答案。我不想构建一个了不起的奇幻世界，也不想书写一段严肃到死的帝王将相史，九州于我而言，大概就是一个背景，一个画板，我可以在该画板上很开心地涂抹出一个个不同的故事来，至于什么意义什么理想，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我的视线。

九州是一个庞杂的世界，各种各样的设定不少，有时候难免会让新读者产生一些理解障碍，但故事永远是相通的。无论是在九州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在中土大陆，战争是一样的，阴谋是一样的，爱情是一样的，友谊是一样的。正是这些共通的元素吸引着人们的视线，让设定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所以我只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把那些构建世界之类的宏伟目标交给别人，总不能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伟大的目标，总还需要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九州是什么？其实就是几块大陆几片大洋一群星星六个种族若干怪兽外加一些神神叨叨的人和组织，如此而已，有了这些，已经足够支撑起一篇篇像模像样的小说。而有了这些小说，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九州世界，一个让人爱让人恨，让人热血沸腾让人莞尔微笑的世界。它不依存于年代表或者魔法书而存在，它只因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而展现出生机。

这本书最终定名为《龙渊》，来自于同名的中篇小说。在我所写过的所有九州小说中，《龙渊》是最怪异的一篇，因为它混淆了真实世界和九州世界的界线，杂糅了穿越、科幻之类原本不属于九州的元素，以致于登上杂志时被标注为“非九州”。但我想说，《龙渊》代表的就是我心目中的九州世界，一个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充满歧义的怪异世界，一个可以容纳一切小说元素的宽宏世界，一个光怪陆离多姿多彩的美丽世界。

这个世界在诞生时是一滴水，我们希望它变成海洋。

001/夜宴

逝者已逝，那些都是前人的事情，与我何干？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譬如天空中的星辰，它们的光芒再耀眼，也是属于天空的，当它们隐没后，大地上依然会漆黑一片，想要光明，就得自己点燃火把。

071/召亡游戏

云湛的脸色也很沉重，“真他娘的倒霉。小时候屁事不懂，心里总是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当拯救天下的大英雄。现在乱世将至，拯救天下的机会真的到来了，才发现安稳才是我最想要的。”

127/鸦巢夜谈

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庸俗的，潘海天微笑着想，让我继续做一个庸俗的小说家吧，庸俗的世界将在我的笔下留下真实的投影。

163/龙渊

这年头奇幻小说n好卖，抄抄山海经抄抄西方dnd，胡诌一个虚构的世界出来，然后打打杀杀拳头加枕头就是几十万字。要愣充文化的还搞多人世界，弄一堆写手你一篇我一篇地自吹构建世界，这个天神那个天神的，说到底还不是骗钱……

211/昔时因

所有东西都被装上车，马鞭响过，整个戏班开始踏上旅程。这大概是我能略微感受到一点快乐的时刻，因为那种旅行的感觉能让我想起镖局。运镖也是这样，从一个地点走向另一个地点，永远没有停息的时刻。那种隐藏的未知，总能让人有隐隐的期待。

247/铸原雪

这件事情让我……在某一个瞬间感觉很痛快吧。你知道，人活一辈子痛快的机会不多，虽然我带着你飞起来后我们俩差点一起死掉，但那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快，就像是嗓子哑了许久终于能喊出来了一样……

277/后记

夜宴
YEYAN





第一章 现场的记录

厨师的证词：

老爷，我是干后厨的，生猪生羊送进来，好酒好菜送出去，我哪儿知道他们晚上请了些什么人啊？咳，我不是机灵，我是听到外面杀起来了，吓得腿软，一下子跌到空米缸里去，然后卡在里面出不来了，这样才躲过一劫哇。喏，就是那位官差大爷打破了米缸，才把我拉出来的。

没有，没看见，真的没看见，在您面前我敢说假话吗？我都快吓昏过去了，还敢探头去看？我就听到外面不停地有人惨叫，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还有那股血味，浓得要命。我一直缩着，生怕被他们发现，后来他们还真的进了厨房，把我的伙伴都杀了，就是没找到我。不，我就是随口一说“他们”，当时吓得都要尿裤子了，哪儿分得清楚来了多少人，也说不定就只有一个人呢。

是，是，不啰嗦。我们厨子就是上头吩咐做什么就做什么，压根不知道做出来的东西是给谁吃的。嗯，我想想，请容我想想。对了，今晚做了很多蔬菜，还有好多新鲜水果，可能是给羽人准备的。还有，管地窖的老阎拿了两坛子黑菰酒出来，听说河络最爱喝这种酒。还有，老爷特地嘱咐，烤肉要切得越大块越好，可能是要给夸父吃吧。

时间？晚宴大概是在暗时之初开始的，进行了半个对时左右就出事了。嗯，我肯定，因为晚宴开始后我才熬的豚鼠汤，刚到快好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叫起来。

别的？真的说不出来了，老爷，我只是个厨子……

小偷的口供：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我只是做点偷鸡摸狗的营生，您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杀人哪！再说了，那满院子的尸体，就我这点斤两，



杀得了吗？您手下这几位爷一拳头就把我闷在地上，现在脸还肿着呢，您瞧……

是是是，小的一定老实交待！小的一直和二夫人房中的丫环小悠关系不坏，她前天告诉我，云老爷子好像要宴请几个重要的宾客，大部分家丁都会去前院巡逻。小的罪该万死，听到这消息就手痒痒，想到二夫人房里去摸点东西出来，小悠告诉我云老爷刚给她买了新首饰……是，小的千不该万不该，以后再也不敢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杀人哪，绝对没有啊！

是，杀没杀人由您老人家决定，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保证一字儿不漏！我是从后院墙翻进去的，落地差点扭了脚，揉了半天脚脖子，耽误了点时间。后来我溜进房间，熟门熟路的，很快就找到珠宝匣子。是，就是桌上那个，你们都来了，我哪儿敢揣身上呀？

嗯，就是我刚找到珠宝匣子的时候，远远听到前院闹起来了。那叫声，一声接着一声的，人死得好快！

我想跑，又不敢跑，担心出门正好被杀人的撞上，只好躲在那里面了。后来我听到惨叫声慢慢停了，有一个脚步声向后院这边靠过来。没听错，您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耳朵不灵怎么行呢？确确实实只有一个人。我还从窗户偷偷瞄了一眼，隔着窗户纸就看到一个影子，但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

他直接扑向了和我所在这间隔了一间的屋子，也就是云老爷的房间，那个房间外面有两头恶犬，我不敢靠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那两条狗什么声音都没出，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杀了。然后我听到他进了屋，扣上门，一阵乱翻乱找，却再也没有出门的声音。我担保，绝对没有出来，也绝对没有钻到地底下去，干我们这行的，耳朵不可能出差错的！

后来，后来我听着你们不是来了嘛，我不是害怕被你们抓住嘛，所以赶紧溜了嘛，再后来不是正好在翻墙的时候被你们打下来了嘛，最后不是就被你们锁到这儿来了嘛！没有，到我翻墙的时候，那个人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什么？冤枉啊，我这样狗屎不如的小杂碎儿怎么可能是同党呢？冤

枉啊！冤枉啊！大人明鉴哪！



第二章 游侠的推理

“你过来看，”眼前这个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羽人招招手，示意苏丙站到窗边去。苏丙犹犹豫豫地挪了过去，心里想着：羽人怎么能干好游侠呢？恐怕一阵风就把他吹跑了吧？

这条街肮脏污秽，挤满了讨生活的游侠们。苏丙踩着楼梯走上来时，就感觉脚底摇摇晃晃的，似乎这座楼随时都可能塌掉，偶尔有一两只老鼠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蹿过，很快隐没于黑暗的长廊中。这个房间也很狭小，里面陈设简陋，充满了木头发霉的刺鼻气味，不过它的主人别出心裁地把整个窗框都去掉了，所以光线倒很充足。苏丙只是没想明白，要是下起雨来该怎么办呢？

“做游侠，重要的在于善于推理的严密头脑和出色的分析能力，”羽人说，“要能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敏锐地捕捉到各种关键因素，分析出事物的本质，才算是真正抓住了破案的关键。”

这话说得蛮有道理，苏丙禁不住点点头，羽人手指窗外：“看到从西边走过来的那个人了么？我能马上告诉你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信不信？”

苏丙探头往窗外一望，果然有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来，相貌平常，衣着普通，看来毫无特色可言。他面露怀疑之色，说什么也不能相信对方真的能看出来。羽人不理睬他，已经自顾自地开口了：“一个人的走路姿态、面部表情、衣着打扮等，总能说明很多问题，真正的智者决不会放过这些细节。比如说这个人，衣袖里微微露出点花叶，可以知道里面有一束花，从颜色看来，十分艳丽，毫无疑问是送给异性的。但他为什么不好好地把花包起来，而要藏在衣袖里呢？说明他送这些花不想让人



看到。”

“再看看他的衣服，虽然并不华贵，但是整洁干净，熨得平平整整，一个独身男人很难做到这点。所以我们不妨推测，此人家里有老婆，而他藏着那束花，多半是为了偷偷去会自己的相好。男子汉三妻四妾本属寻常，他这么偷偷摸摸，肯定是个畏妻如虎的家伙。”

苏丙嘟哝着：“我可什么都没看出来……”却听到羽人煞有介事地继续说下去：“这个人脚步轻飘飘的，双手整体白嫩，却有个别部位粗糙甚至带有伤痕，说明他平时养尊处优，前段时间却被逼干过什么苦工，应该是叛军攻城那阵子被拉夫了。”

“看他的衣饰普通，显然是个平民，但是嘴唇微微上翘，带有某种倔强和自以为是的高贵，说明他的出身并不寻常，先辈里多半有什么大人物、大贵族。”

“你可真会瞎编，还什么大人物大贵族呢，”苏丙大摇其头，“他不过是从街那头走到这头，这么短的工夫，你哪儿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来。”

羽人把手一摊：“那你不妨去跟着打听一下，算是验证我有没有胡说。如果我说错了，你大可以去找别家。”

苏丙想了想，还是下楼而去了，大约半个对时过后，羽人听到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苏丙一把推开门抢了进去，双眼由于惊奇而瞪得贼大。

“你说得一点都不差！”他嚷嚷起来，“那个人看上去不咋地，居然是乱世时期羽烈王姬野的后代，但是一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喜欢混迹青楼！”

他又补充说：“而且他有个很厉害的老婆，听说这个人对什么事情都蔫蔫的不怎么在意，就是怕老婆……”

“云湛先生！我服了！这桩案子我就托付给你了，求你无论如何为我查找真凶啊！”苏丙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云湛先生矜持地点点头：“下面，我们来谈谈委托费的问题吧。”

捕头安学武此时正在城西，南淮富商云天杰的府外，满身的煞气令



人望而生畏。一夜之间，云府上下四十二口人被杀，只有一个胆小的厨子不小心摔进了米缸得而保全性命，这可是南淮城过去六十年间都没有发生过的惨剧。凶手的武器应该是极锋利的刀或剑，因为每一个死者身上都留下了一道或者数道极平滑的切口，以至于他们的尸体总是被分成若干份混杂在一起，难保最后收尸的亲人没有收错。云天杰本人死得最惨，头颅被切成了三块。

安学武在已成空宅的云府上仔细验看了好几十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由于云天杰素来好客，云府每天人来人往，现场脚印零乱无比，根本无法分辨哪一双或几双脚印属于凶手。尸首也都一一辨认过了，全部是云府的，没有任何一个外人。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云府这一天晚上是宴请了几名神秘的宾客，这些宾客塞在一个大马车里，直接从侧门进了府，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些人的身份。究竟他们就是凶手，还是凶杀发生后被凶手劫持走了，谁也不得而知。

最为重要的线索是在现场被抓获的一名小偷提供的，他交代说，一个疑似凶手的人躲进了云天杰的卧房，然后再也没有出来过。安学武当即命令手下搜查全屋，很快在地板上找到了一条暗道，通往院外，暗道里也的确有鞋印，在出口处消失不见。但是小偷却赌咒发誓，说自己没有听到那个人钻地道的声音。

现在整个案子一团乱麻，等到对云天杰的社交关系和生意往来作完详细排查后，即便真能找出嫌疑人，也不知道那会儿人已经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安学武向来自负文武双全，乃是南淮冉冉升起的一代名捕，不料遇上了这样的没头案。在这种时候，谁敢去触安大人的霉头，那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尤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安大人一向深恶痛绝的游侠云湛。

“你来干什么？”安学武毫不客气地喝道，“重案现场，闲人免近！”

云湛充耳不闻，在大门外抬起头张望一下，又目测了一下院墙的高度，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安学武禁不住生起了一丝希望：“发现什么了吗？”



“这孙子真有钱，”云湛一脸羡慕，“猴年马月我才能赚到这么样一座大宅子啊。”

安学武的希望霎时间化成了怒火，他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咆哮声：“给我滚！我警告你，这桩案子不许你再来捣乱！别以为你背后有公主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可是六亲不认，眼里只有法律！”

云湛叹口气：“那当然，你甚至知道法律两个字有六种写法呢……但是就算你知道十二种写法，那几次要不是我老人家亲自出马，你也结不了案。”

安学武拔拳要打，又强行忍住。云湛一笑：“你现在是一定不让我进去的了？没关系，回头我趁你不注意，偷偷溜进去就行了。”

说完，他不愿眼前的捕头满脸发黑，转身欲走，安学武突然叫住他：“站住！你也姓云，和这家的主人是不是有点关系？”

“我家养的狗也姓安，”云湛说，“是不是和你有点关系？”

“这年头的人类也真是的，姓什么不好偏偏要姓云。”他摇着头大模大样地走开，剩下安捕头在背后浑身哆嗦。

云湛在街头鬼混到天黑，算算安学武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就算铁打的也熬不住了，这才回到现场。果然安学武呵欠连天，正在努力板起脸叮嘱手下：“把各处入口都把好了，那个姓云的要是来了，马上把他撵走，一定不能让他进去！”

捕快们七嘴八舌地表示领命。安学武费力地爬上马背，一颠一颠地走掉了，云湛紧跟着大刺刺地走出来。捕快们立即围了上来。

“云大哥，您也要插手这件案子？”其中一名捕快说，“那可太好了，这案子破定了。”

“不能这么说，”云湛谦虚地摇摇头，“不过跟着我肯定比跟着安学武有前途就是了。”

捕快们忙不迭地点头，争先恐后地把目前掌握的种种情况都向云湛汇报了一番。云湛听完，若有所思：“那个小偷的证词可靠么？”

“您又不是不知道安大人的脾气，”另一名捕快说，“还有谁敢在他手底下说谎？而且这的确是个惯偷，被我们拘过好几次了，说起



来，他既没胆子、也还不配和这样厉害的凶手勾结呢。”

“那他的耳朵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么灵，会不会他听错了，疑凶其实已经钻地道跑了？”

捕快摇头：“不大可能，这小子的耳朵是真灵，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听到，在南淮都算小有名气的。他也就靠这个吃饭，作案的时候听到一丁点声响就能溜掉。这次如果不是被吓傻了，说不定也逃了。他很肯定地说，那个人进了屋之后，地下绝对没有任何声音。但我们检查了，暗道里却存在足迹。”

“就是说，一个大活人平白无故地消失掉了，却偏偏留下了脚印，”云湛说，“这事情还真是好玩呢。你们领我进去看看吧。”

虽然事隔好几天，宅子里的血腥味仍然没有散去，那些鲜血的味道仿佛是溶化在了空气中，令一切都显得潮湿凝滞。树上的鸣蝉倒是毫无知觉，仍然在拼命叫嚷着。在这样一个热得让人难以入眠的夏夜，往日喧嚷的云府却已成为一座空坟，将死亡特有的阴冷气息散发出来。

尸体都已被搬走，不过尸体所处的位置都被标注得很分明。云湛仔细观察了一下尸体所处的方位，并向领路的捕快问明了死者们的身份。

“除了那个厨子，其他人全死了，”领路的捕快说：“其中三十一人都是在宴厅内外死的。”

云湛里里外外兜了一圈，叹口气：“这个人杀人的速度够快的，逃得最远的那个丫环也只跑出去几丈远。三十一个人，没一个逃掉的。”

捕快的脸上现出恐惧的表情：“他的武器更快，切开骨头的断面比寻常的刀剑切肉还光滑。”



第三章 苏丙的悔悟

通常人们都存在这种心理：任何一件事，不经过我的手我就不放心。云湛也不例外。他首先观察了后院的布局，云宅并不大，只分前后



两个小院，后院有东西两排住房，云天杰的房间在东进南首第一间。

那房间正如云湛所想象，奢华而俗气。现在这里十分凌乱，那是因为在捕快们把整间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之后，他又再翻了一次。但遗憾的是，云湛并未能证明自己比捕快们高明多少。他甚至攀到了房顶上，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机关。那个有脚印的暗道倒是很醒目，就开在房间正中央，用地板伪装着，仔细观察就能分辨出。

他下到暗道里，研究着足印，发现足印按得颇深，一路通往出口。出口是一处菜市场，平日里熙来攘往，不可能从中找出某一双特定的鞋印。

最后他擦擦汗，索性躺在房顶上乘凉。月光若隐若现，夜色下的一切显得朦胧不清。几只夜飞的鸟儿落在他身边，蹦跶几下，又飞走了。

那个人就算是只鸟，飞起来也会有扑打翅膀的声音吧？云湛想，但他却偏偏就这样消失了，仿佛化成了一道青烟。

正在出神，他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似乎是有什麼人在地下行走。他当即轻飘飘地落到地上，小心翼翼地向着发声处靠近。很快他看到地面上的一片泥土被掘开，出现了一个洞，一颗小小的脑袋钻了出来。云湛连忙闪到一棵大树后。

那颗脑袋警惕地四下看看，费力地爬上来，原来是个身材矮小的河络。云湛远远地看着他钻出地面，匍匐于地；看着他的脑袋左转右转，似乎是在观察周围有无埋伏；看着他最终放下心来，站起身向着后院走去。云湛实在忍不住了，低低叹了口气。

那河络如同惊弓之鸟，一下子蹦了起来，笨拙地从身后取出一具复合弓，仓促间却找不到敌人的方向。

“别发箭，我投降！”云湛嘴里喊着，慢慢走了出来。他之前告诉过捕头们，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进来，所以并没有压低嗓子。

这时他才看清楚，眼前的河络竟然是个女的，这可不常见。他记得游历的河络一般都是男性的，女性本来应当老老实实呆在地穴里，而不是像眼前这个小家伙一样，打条地道钻到一个凶案现场去，还随身带着凶器。

河络看他走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但马上反应过来武器在自己手



里，胆气壮了一些。“站住别动！”她警告说。

“我当然可以不动，”云湛笑眯眯地说，“可是你光盯着我不行，还得提防着背后的那个啊。”

河络一惊，赶忙转过头去，哪儿有什么人？随即她感觉手上一空，自己的复合弓不知怎么的，已经到了对面那个羽人的手里了。

“你……”她一下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很快反应过来，“你这个骗子！”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骗子手里捏着弓，就像在摆弄一件玩具，“如果我想要你的命，现在你都死了十七八次了。”

“我们聊聊吧。”他把弓抛还给河络。

木叶萝漪紧紧抱着弓，全身也绷得像张弓，始终精确地保持着和云湛之间至少两个人宽的距离。“我听说过你，”她粗声粗气地说，“他们都说你是南淮城著名的恶人，是一个一肚子坏水的游侠。游侠是不是就是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四处闲逛的人呢？”

“人言可畏啊，”云湛努力让自己的脸看上去正直而可靠，“游侠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而我是一个正直的公民，他们不过是嫉妒我的才能罢了。”

“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了虚假和羞惭，”萝漪不屑地看他一眼，“愿真神原谅你。”

云湛咳嗽一声：“这就能扯到真神身上？你怎么和我一样喜欢虚张声势呢……”

萝漪扭过头看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没什么！”云湛自知说漏了嘴，“我是说，你一个女河络，干什么要一个人出来游历呢？”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人可用了，”萝漪的眼神慢慢暗下去，“我们这一支的河络，全部落本来有将近一千人，现在连五分之一都不到了。”

萝漪不再说下去。云湛想，这大概又是一个悲惨的似曾相识的灭族故事，在九州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并不稀罕。纵然和平的暖